

从开辟到成熟——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对都市女性的不同书写

李祖雪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56

摘要: 20 世纪上半叶, 在湍急的内部变革与涌入的西方文明的双重作用下, 中国现代化都市顽强发展起来, 其中以上海尤为典型, 都市文学应运而生, 都市女性形象也几经淘洗。从新感觉派到张爱玲, 都市女性书写经历了一个由开辟到成熟的过程。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其首次集中性地塑造了都市女性的文学形象, 她们新潮、逐欲也孤独, 有开天辟地之感, 却也有浮夸失实之嫌。张爱玲则有所规避, 以溯根、慈悲等书写方式写出了更具崇高感的都市女性形象, 达到了成熟。

关键词: 新感觉派; 张爱玲; 都市女性; 女性书写

From opening up to maturity——New Feeling School and Eileen Chang's different writing on urban women

Zuxue Li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1756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under the double action of the rapid internal reform and the influx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a's modern cities developed tenaciously, especially Shanghai. Urban literature came into being, and the image of urban women also went through a wash. From the New Feeling School to Eileen Chang, urban women's writing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opening up to maturity. As the first modernist novel school in China, the New Feeling School firstly created a concentrated literary image of urban women, who were trendy, driven by desire and lonely. They had a sense of originality, but they were also exaggerated and untrue. Eileen Chang, on the other hand, avoided it and wrote a more noble image of urban women in ways such as tracing the root and compassion writing, thus reaching maturity.

Key words: New Feeling School; Eileen Chang; Urban women; Women writing

一、新感觉派的开辟

1. 开辟之一: 新潮

20 世纪 30 年代,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具有“东方巴黎”之称, 舞厅、电影院、咖啡馆等西化机构层出不穷, 新兴的现代生活方式成为流行, 女性由封闭的家庭走向公共空间, 呈现出更为开放活跃的新潮面貌。

外形上, 都市女性颠覆了知性保守的传统形象。她们欧化, 有着“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 [1]⁶ “欧化的痕迹显明的短裙的衣衫” [1]²¹ “弹力的肌肉” [1]⁸⁶。她们狐媚, 被比喻成猫狐蛇蝶, 如“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 [2]³⁴²⁻³⁴³ “她躺在床上, 像一条墨绿色的大懒蛇” [3]¹⁴² “像一只只有银紫色的翼的大夜蝶” [3]²⁵⁴。她们如风景, 《CRAVEN “A”》中女主的形体被比喻为“一张优秀的国家的地图” [2]²⁸⁸, 《卫生与礼仪》中裸体模特的身体被比作成供观赏的大自然。可见女性一改传统含蓄的风貌, 变得自信时尚, 具有个性色彩。

生活上, 如此新潮的女性不会局限于在家相夫教子, 她们部分拥有职业, 如机关办事员、教师等, 然而最多的身份是舞女。她们流迹于赛马场、吃茶店、热闹的马路、探戈宫……丹尼尔·贝尔认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 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 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 [4] 都市已成为紧紧包裹着女性的所在, 女性拥有了一种

全新而彻底的生活方式。

2. 开辟之二: 逐欲

繁华都市相比于传统农业社会具有更多诱惑性, “上海这地方, 就像是陷阱! 跌下去的人不少!” [5] 便是对魔窟上海的形容, 新感觉派笔下的新潮女性往往耽溺于欲望。

物欲方面, 女性对物质有明确的追求。《游戏》中的女人离开男主的原因是另一男人要买一辆六气缸的、意大利制的野游车给她; 《方程式》中十八岁的少女说出: “我妈说你很有钱, 叫我嫁了你可以快乐一世。” [1]¹⁶⁶; 《热情之骨》中的外交官以为自己遇见了纯洁真爱, 却被爱人的一句“给我五百元好吗” [1]⁷⁷ 打破幻想。此外, 新感觉派还塑造了大量都市姨太太的形象, 如《流》中的青云、《上海的狐步舞》中的刘颜蓉珠等。新感觉派所塑造的女性是性爱分离的, 她们愿意发挥性别优势去换取更优厚的物质条件。

情欲方面, 女性有坦荡的追求, 甚至捕猎男性。《游戏》中轻松说出“忘记了! 我们愉快地相爱, 愉快地分别了不好么” [1]¹⁵ 的女主; 《流》当中神气透露着“工作正多呢, 那里有工夫爱着你”的家庭教师晓瑛 [1]⁶¹; 《赤道下》中的“珍”在婚前有围绕着她的一大班青年, 婚后“她是只不听话的小熊, 常常要从我的怀中溜出去” [1]¹⁸⁹……

女性一改乖巧忠贞、被动内向的面貌，在数千年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中“反败为胜”。

3. 开辟之三：孤独

海派作家禾金曾说，一切现代的都是病态的。病态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速度”，速度将一切化为片刻的欢愉和转瞬即逝的相遇，人们来不及思考沉心，而是基于本能行动，陷入破碎的感官享受，最终落入虚无和荒谬之中。摩登女们沉浸于欲望之时，却也感到了深刻的孤独，产生了异化。

《CRAVEN “A”》里的余慧娴是交际花，男人们议论：“我们都跟她说过爱她，可是谁是真的爱她呢？”^{[2]⁹¹}余慧娴心知肚明，她感到“切骨的寂寞”，感到“孤独地站在地球上，我是被从社会切了开来的”^{[2]⁹⁰}；《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顶抖的交际花黄黛茜也因容颜老去而觉得“有条蛇咬住了她的心”^{[2]⁶⁸}；《薄暮的舞女》中的素雯厌倦了舞女生涯，因有了长久伴侣，便硬气地拒绝其他人的邀约，没想到形势斗转直下——伴侣突然破产，素雯立马变脸，回拨电话重操旧业，于是“房间变成一个家庭”^[6]的梦破碎了……这些“女猎手”风光却孤独：她们因未被真心对待而孤独，因容颜老去吹捧散去而孤独，因意识到自己是商品而孤独。遗憾的是，此时女性对孤独与异化的认知浮于表层，尚未触及深层本质原因。

二、张爱玲的成熟

1. 成熟之一：溯根

新感觉派作家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大都会上海，塑造了另类的都市女性形象，虽然新奇独特，却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无根感”，她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代表的只是一种快节奏、欲望化、满是生存焦虑的生活方式。施蛰存也说：“如果在创伤中单纯追求某种外来的形式，这是没出息的。”^[7]反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是有根的，是典型的新旧结合。

一方面，这些女性受新时代影响，有新感觉派作品中女性的投影。比如物欲，《金锁记》中的七巧、《连环套》中的霓喜都把婚姻当作敛财工具；比如情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从好学生变为交际花；还有身份，不少女性都受过新时代教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是大学生，《色，戒》中由女大学生出身的情报人员王佳芝。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在“新”外衣下又是“旧”的，她们有传统的血脉与根，表现在环境和观念上。

环境上，相比宏大的时代背景与都市空间，张爱玲更愿意把视点回归到微观的传统旧家庭。女性居室往往掺揉中西，封建时期的贵气繁华之作更占一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住宅“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的边框”^{[8]²}；《金锁记》中七巧的房间里有“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8]²³³}。夏志清评价《传奇》：“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9]这些典型的旧阶级富贵人家的配件表明，当时女性对传统环境审美以及由此衍生

的阶层认同感和身份骄傲感仍有追逐。

观念上，这些女性不能完全摆脱男权阴影，她们受到的旧式妇道训练已刻入骨性，如张爱玲在《有女同车》中指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10]所以，《心经》里的许太太为保住夫妻名分，能多年隐忍女儿对丈夫的特殊情感；《创世纪》里的紫薇，能无下限容忍荒淫的丈夫，还用阿Q精神法安慰自己：丈夫已经够尊重她了，因为丈夫没带姨太太回家。如今看似荒唐好笑，却是张爱玲对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写照与无情暴露。

新感觉派塑造的极端都市女性毕竟是少数，能真实反映大多数女性的，还是张爱玲笔下新旧结合的“有根”女性，她们有一种真切的历史感和深度，张爱玲的都市女性书写具有中国特色。

2. 成熟之二：慈悲

新感觉派塑造的女性往往是单维的，贯彻极致美学，这样妖魔化的写法反而使女性失掉真实。张爱玲刻画女性时不用斩钉截铁的写法，即使笔下的女性再怎么恶毒、刻薄、算计，张爱玲都总能在一瞬间给予她们慈悲一瞥。

《金锁记》中的七巧被家人嫁给残疾少爷，在压抑下走向变态，残害儿女儿媳，所有人都“恨毒”了她。七巧临死时，张爱玲却刻画七巧流泪，一滴“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另一滴却“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8]²⁶²}。《连环套》中的霓喜寄生于男性，一生与三个男人姘居，是一个善用美色、世俗泼辣、充满心机的女人。霓喜处处想算计男人却接连被男人算计，张爱玲写到历经沧桑的霓喜已失去“悍然的美”，她感到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衣服穿得过于花俏，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8]³²⁶}。这些细节的神来之笔会使读者跳出单向仇视情绪，反思人物的不幸，从而更理性慈悲地站在更高的人生维度去看待女性人物的生存困境。同样的例子还有《半生缘》中的梁太太、《怨女》中的银娣、《小艾》中的五太太等。

张爱玲既揭露女性又同情女性，她用慈悲之笔化新感觉派的扁平人物为立体人物，使人更像一个人，让我们窥见苦人苦味，这比单维度的阅读体验更能引发读者的感悟与回味。

3. 成熟之三：崇高

“崇高”是美学里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其形式是“破坏-创造”，其审美感受是“痛感中的快感”。为什么说张爱玲的都市女性书写更具崇高感呢？

一是痛感（破坏）。新感觉派的作品作为一种诱惑性叙述，表达出了现象与感觉，却没有更深层次地触及到本质问题，甚至有市民仅将其作为猎奇读物。张爱玲却触及到了本质——女性普遍的生存困境，所以我们会感到来自崇高的“痛感”。女性的生存困境是指由于经济和人格上始终无法取得独立，所以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嘲弄。经济上无法取得独立是因为女性先天生理素质不如男性以及特殊的混乱时代缺乏谋生机会；人格上无法取得独立是因为传统男权的笼罩以及女性骨子里尚未解放的服从意识。

《半生缘》中的大学生曼桢被迫害产子后，竟因为想

要呵护这个受辱所产下的孩子而选择与加害人姐夫结婚；《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纯洁无邪的学生葛薇龙以为自己保持初心好好求学，最终仍不敌周遭诱惑，成为替姑妈、丈夫造钱的交际花；《色，戒》中的情报员王佳芝在美人计即将成功时，却发现自己对敌人动了真情，故设法使其逃过一劫，由此牺牲了自己和同事……

这些女性，无论怎样拼了命地朝光明大道走，最终还是被男权、物质甚至是被自己拉入恶臭泥沼里，在破坏中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真应了鲁迅所说的——娜拉出走后会怎样呢？要么堕落，要么回来。无论哪种，都是女性在数千年封建压迫下形成的类似原罪的悲哀命运。

二是快感（创造）。张爱玲用破坏带给人痛感，紧接着痛感顺势激发人们寻求解放的本能——如何才能摆脱女性生存困境？在思考中人们获得了一种急欲挣脱困境、力求动手创造、到达理想彼岸的“快感”，完成了“痛感中的快感”的崇高审美体验。即张爱玲直面女性病态的生存困境，在破坏中进行创造，小说因而崇高，夏志清也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是“中国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总之，张爱玲立足新旧参半且战乱的都市生活空间，塑造了“既是历史遗留物也是时代病患者”[11]的女性形象，传达了“中国女性生存困境”的原罪，带来了都市女性书写的成熟。

总结

面对近代崛起的都市，女性书写势必有所更新。新感觉派首先突破了之前作家对都市女性的零星写作，集中笔力重点塑造出了批量化、类型化的都市女性形象，她们摩登新潮，追逐人欲，却也孤独迷失。这些都市女性迥异于传统农业文明所催生的女性，在外形、行为和观念上具有别样新鲜的风貌，新感觉派确有开辟之功。然而立足于近代新旧杂糅的复杂的时代背景，新感觉派的都市女性书写只是放大了某些都会性，显得空洞和失真，

不够深刻和醒人。对此，张爱玲结合中国传统，再以人文立场予以慈悲关怀，塑造了更为崇高、更有深意的都市女性形象，其笔下的女性悲剧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女性生存困境”的类似原罪的议题。从新感觉派的开辟到张爱玲的成熟，这个大略的都市女性书写发展谱系，会启发我们更好地思考女性书写、女性生活和女性解放问题。

参考文献

- [1]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2] 穆时英著.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上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 [3] 穆时英著.严家炎.李今编.《穆时英全集》下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 [4] 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89:156.
 - [5] 张爱玲.《海上花落》[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 [6] 施蛰存著.刘凌.刘效礼编.《十年创作集》.《施蛰存全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9.
 - [7] 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J].《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 [8] 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 [9] 夏志清著.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文学杂志出版社,1985:403.
 - [10] 张爱玲.《有女同车》.《张爱玲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9:44.
 - [11] 沈丽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病态现象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 作者简介：李祖雪，西南交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